

## 十七、廬山大林寺的復興

廬阜從東晉慧遠法師以來，久為佛教著名道場。唐、宋盛時，曾有過大小三百餘寺庵：清代山南歸宗、秀峯、萬杉、棲賢、海會五大刹，規模尚存，而山北從黃龍天池以至東西二林，則已衰圯不堪。自牯牛嶺開闢避暑區之後，周圍十里間只有耶穌教堂林立，退處偏遠的僧侶佛徒，久已無立足的餘地。民國十一年夏，我與竹安登牯嶺，寓大觀樓，先一漫遊附近諸勝。臨春，有天池寺客僧坦山等數人來訪，嘆息匡廬佛地，乃今只盛傳耶教，不聞佛聲！我詢以就近有無佛教遺址？則告大林寺近在二里間，即偕以策杖尋覓，經大林衡至劃界橋，夕陽垂盡，新月已升，荒煙蔓草中牧童叱牛羣歸去，見有碑矗立橋旁，捫石辨字而讀，知橋北菜圃澗茅屋草坪錯落間，即為上大林寺原址。廬山十八高賢內有遠公的弟子曇說，從廬山北麓的東林，越拜經臺大林峯抵此約二十餘里，雜蒔花木，蔚成大林，創建了上下大林、中大林、上大林三寺。唐白樂天曾遊上大林題詠，明人亦有遊記，茲已淪為牧地，可勝浩嘆！遂擬依寺基修建一講堂，作暑期講演佛學的場所。歸漢口，於佛學院院董會席上趁機提議，得梁啟超、李開洗等的贊同，擔任籌畫進行，是為大

林寺復興的起因。

到得秋天，隱塵、時諳等籌款，推嚴少孚往牯嶺調查，則大林寺基地已由廬山清丈局出售於人民了。遂一面由隱塵等函託江西軍政長官，要清丈局撥地恢復名勝；一面由嚴少孚與清丈局長面商。結果，遂於寺殿原基劃領了四十方地，前面臨大路，而左右後三方的地界並未劃清。第一步建築計劃，前面留了一塊空地，靠後填高階石，起了木板屋的講堂，兩旁用板隔作寮房及會客室、辦事室。在板屋右旁，為我另造了兩小間石室。他若木板的小廚房及廁所，都極簡陋。到次年（民國十二年）五月都完成了，連置器具總計用不到三千元，錢是武漢籌去的，在山上監修的只是嚴少孚。暑假時，隱塵在大林衝已另租住宅，我與王森甫及學生陳維東、程聖功六七人同到大林寺，遂為暑期講演的籌備，並電約梁任公、張仲如（純一）、章太炎、黃季剛（侃）、來山講學；結果，章、梁雖不來而黃、張來了。

講演開始，自然我講的次數最多，湯用彤講了一次，黃季剛講了一次，張仲如亦講多次。山中向來潛散不見的佛徒，及遊山或避暑的遊人，也常有數十人或百餘人集聽。華洋的基督徒，尤大生驚異，講時每結羣來伺察，平時多有提問難的。頭一二年，講堂上也沒裝塑佛像，完全是黑板講臺的一個新式講堂。但有一天，講桌上供了一尊數寸高的佛像，

有一洋人見了，便說「你們是偶像，不是真神！」我說：「你們的真神照自己樣子造你們這些人，所以你們這些人的自身，便是你們的真神偶像！若不把你們的自身滅掉，便滅不了偶像。」一些洋教徒為瞠目不能答！如此一類的問答，不時發生。一天，我與森甫等遊山去了，留張仲如一人講演，講到基督教為天神教，不及佛教究竟，竟有青年會的基督徒十餘人，羣起闕堂質難。然也有虛衷研求的，漸漸改變態度。

我原意不想把古式寺院恢復，只須作一講演堂及造些辦事人房子，臨路造一古大林寺門坊便可。但我未上山時，嚴少孚已在講堂前作了一塊「世界佛教聯合會」的大招牌。我上山後，也未便撤除以掃他們的豪興。那知弄假成真，竟因這塊招牌引起斜對面的日本旅館及九江日本領事、銀行等避暑人員的注意，尤其那領事江戶是個日本的佛教徒，竟來以日本的佛教名義，加入世界佛教聯合會，並電日本以次年推派佛教代表來講演，並參加世界佛教聯合會。這樣一來，便不得不著手為明夏召開第一次「世界佛教聯合會」的籌備。遂將世界佛教聯合會呈地方官轉呈中央備案，又由孫厚在等集資加造了石樓十間為宿舍，並函邀暹羅、緬甸、錫蘭等都派代表來，以符世界佛教聯合會的名實。到十三年暑假，我偕武漢僧俗佛徒數十人上山，籌備六月十一到十七開聯合會七天，大引起洋教徒妒忌。一天，有一地位很高的洋教師率教徒數人到寺，自云到中國已二十八年，確見中國的

佛、儒、道教都是死的，只有基督是活的，所以你們應改信基督，不可信佛。寺中職員雖據理種種辯論，但他一概不聽，只將中國都是死的一句來抹煞。我見他蠻不講理，乃出眾突問道：「你怎樣知道中國都是死的？」他仍說：「我在中國已二十八年，所以知道都是死的。」我大笑道：「你只二十八年，那裡能夠知道！我在中國三萬年了，尚不知道哩！」他跳起來道：「怎麼？你在中國三萬年了！」我笑道：「不錯，你們的上帝沒有造世界，我就在中國了！但你們的耶穌早釘死在十字架，我仍在中國，你看是誰死誰活？」他驚愕得起身出門，一路說你們不講理而去。我笑應著，請你自己想到底誰先不講理。但從此，便沒有洋教徒敢來囉唆了。廬山的佛法，就這樣披荊斬棘的開闢出來。

在未開聯合會前，日本佛徒熱心來講演的，已有稻葉圓成等兩三起。在暹羅等國並沒代表來，而到山避暑遊歷的，有曾在錫蘭、印度的英國人，曾在安南的法國人，及一德國人、一芬蘭人，來會自稱是信佛的人，乃皆邀請講演，並出席聯合會。到開會期近，日本佛教聯合會派來正式代表：為法相宗長佐伯定胤，及帝國大學梵文學博士木村泰賢，專請來翻譯的是現充立法委員的史維煥。好在外國人都自有他們的招待處，而我國各省如湖北了塵、湖南性修、江蘇常惺、安徽竺庵、江西李政綱、四川王肅方等，也來十餘代表，皆招待在會中住。開了五天公開講演，日本人講兩天，西洋人講一天，中國人講兩天，常

惺、黃季剛、木村泰賢、李政綱等各有頗為精彩的演詞，聽眾中外各國人極為踴躍。另開了二天會議，出席的日、德、英、法、芬九人，中國代表十餘人，討論了些中日如何交換教授學生，及如何對暹羅等喚起聯合，並向歐、美宣傳佛教等議題。議決的，則為第二年在日本開會，定名「東亞佛教大會」。這個弄假成真的世界佛教聯合會，總算開得已有了個雛形。

這一年添造的新屋，以侵用了一個蔣姓回教徒曾從清丈局買定的地基，幾乎引起了大交涉。後來，經了鍾益亭以鄉誼、陳經畚以教誼多年情商，到民國二十二年始讓歸了大林寺。迨民國十四年的夏天，我因為預備遊歷歐、美宣傳佛教，以湯鑄新、胡子笏等的援助，在大林寺設廬山學窘（窘字有人在外間誤寫作窘字，因有益學益窮的嘲笑），有燕京大學畢業生熊東明從研佛學，教讀英文，我自授佛學，從武院招來了會覺、滿智、大醒、迦林四個學生，搬來了我的頰伽藏（這部經現在尚留在大林寺）及一部分經書，以克全辦理事務。海潮音曾由張化聲改唐大圓編輯，此時亦移到廬山，由會覺編輯成，交我審查後付稿，克全經理發行，而託上海泰東圖書局印刷代發。以我是年夏秋間所講，和前二年在廬山所講的，合編成一本廬山學，亦付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。並由王森甫把右邊張姓的地基三百餘方亦買了過來，地址始漸漸擴充了。但到九月間，蘇州報恩寺昭三與張仲仁、李

印泉等發起請我講仁王護國經，而中國出席日本東亞佛教大會代表三十人，亦推定我和道階為團長，可各帶一個侍者。時熊東明、大醒以病而離去，我乃攜滿智為侍者，先去蘇州講經，而大林寺由會覺、克全留守以編發海潮音。到十二月，我上山只留一宿，將應用書物攜往上海去，克全不久亦去松江超果寺繼任住持，留在大林寺看守的只會覺一人。十五年夏天，李隱塵、孫厚在等請多傑格西、白喇嘛上廬山大林寺作了幾天法會。我直至十八年的冬天始再上山一宿；那三四年的大林寺又頓現衰落！所以黃季剛十六年重遊大林，有「一自名僧去」、「大林餘板屋」的詩句。